

却幾多偵察之力也，至於破案關鍵，亦甚簡單，第一，吳公死後，符氏夫人曾致電於上海，而賈忠顯及其妻吳明才不奔父喪，賈忠顯究在何處，其妻並一封確切之函亦不發，此太不近人情一可疑，第二，吳同岳對銀行界表示，他和吳公是本家，而吳公之喪，不聞彼往，予詢之良才，又言在京並無本家，此二可疑，第三，吳同岳鄭偉二人，以吳泰如周子文四個名，寓三處客店，吳鄭二八又互相異形出入，此可證明彼二人必係黨中重要分子，指揮黨徒作奸犯科，迨予山金台旅館得其秘函，證明確係殺人設謀之犯人，然謂其婚謀殺其岳母，普通黨人決不能如此作，於是再證以吳公所接兩京之信，參以吳同岳到京之時期，則吳同岳即賈忠顯之嫌疑極大矣，此案因果頗足警戒人心，故不詳述之，以後再有新發現，再行隨時奉聞吧」衆記者聽罷，一齊起身告辭，李智送客之後，回到自己室內，見王川勳笑道「方才天來跌來電話，作人說今晚八點設席給咱們賞功壓驚，我已竟替您答應了」李智笑道「有酒吃你就答應，昨天晚間，若不因為貪咀，那兒能叫你冒那樣的險哪」用勳笑道「雖然是冒險，畢竟還是我們成功，這樣的險，多冒幾次也不要緊，長了兩歷還得榮譽，那兒找這種便宜事呀」說罷大笑，在廳內休息些時，已將七點，兄弟二人同到來跌，與作人見面，到客廳一看，有十幾位客人，都是熟人，大家說說笑笑的，圍着李王二人，打聽昨夜之事，李智才詳述此案一切情形，大家聽了才明就理，史南明道「昨天偵探長和我打聽吳同岳的細底，我就知不好沒想到他們這樣的大膽，昨天就出事了，偵探長這真是吉人天相，王隊長是逢凶化吉，我只恐怕昨天一頓飯，就悞了李老弟的

紹武大喜，拉着李智重回客廳，大家談笑吃茶，十二點已過，才陸續走了，李王二人亦各自歸寓，次日上班無甚緊要公事，便和用勸說，要到豆腐巷珠媛家中看看，用勸點頭道「您去吧，我看家，有事命人找您去」李智走出廳來，坐一輛人力車，少時來到寶媛門首，付給車錢，扣動門環，方姐來開了門，見了李智便傾滿，堆下笑來，一面閉門，一面高聲喊道「二小姐弗要急格，救命的活菩薩來哉」寶媛聞聲跑出相迎，親手掀起簾子，李智走入屋中，見他娘紅腳着兩眼，起身讓坐，流着淚說道「珠媛失蹤了，李老爺知道嗎，也不知死是活，或是被人引誘走入下道，豈不傾了我女兒一生」說着用一個小手巾按着眼痛哭起來，李智暗自好笑，他還說假話充正人，你女兒入了下道，不是你逼的嗎，便不理他，見寶媛惡狠狠的向他娘瞪了一眼說道「李老爺才進屋，您也不說長道短就哭起來，有哭這的時候，少和姐姐吵幾回甚麼事都省下了，好叫李老爺不是外人，不肯挑這個禮，您願意哭上別的屋哭去吧，我們好說話，李老爺爲打聽咱們的事來的，不是來看您哭來了」這一番話，將他娘的哭聲搗回去，李智道「家母年老糊塗，李先生莫怪，您大概是聽魏二爺說的吧，昨天我還要給您掛電話，聽說您有極忙的公事，也沒敢打攪，我打算今天下午再給您掛電話，想不到您這樣早就來了，還是老四方遇事關心呀」李智道「昨夜天來跌飯局，魏二爺對我說了大概，詳情他也不知道，我所以到府上來打聽打攪，近日他會否和令堂口角，口角原因是爲甚麼，他們二位會說甚麼激烈話，近日他精神上沒有無異狀，臨失蹤之前數日，有沒有歇世的語言，寶老板仔想想，全對我說」寶媛吃驚道「怎麼

工到自然成，今天轉機是很大，紅點兒也漸漸淡了。」二人低聲說着話，每人拿一本書，便不再說話，低頭各自看書，這種把戲誰曾瞧見過，李智懸在廊下神經都失了常態，一樑心跳得似要由口內迸出來一般，見他們屋內書靜了，自己才極力鎮定心神，輕輕由廊柱溜下來，轉到房後坐在階石上休息，方才眼見的這一切情形，似演電影一般，一幕一幕的在腦中盤旋不已，暗自想道，這事可謂希奇古怪，千未之聞，有機括的棺材，隨時可以叫死尸換換空氣，已屬創聞，還給死尸喝酒，喝酒還不算，又給死尸行人工呼吸法，只他那一呼氣，我的週身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，末了還有一位女人用手給死尸按摩，這是甚麼事，說出口去都沒人肯信，給尸體灌酒還罷了，這和死尸行人工呼吸的多大的危險，給死尸按摩，又多麼駭人，吳公真是福人，有如此的忠僕，有如此的義子，又有如此不惜生命的賢妻，這比慷慨捐生，一死殉夫還難，一般的婦女，不必說無此胆力，也決無此毅力，就看他這種以丈夫爲尊重的精神，只要丈夫活，自己甚麼都可犧牲，一切死生恐懼厭惡之心，全被夫婦間一個情字抹倒，充此一念，爲烈女爲節婦還有何難，夫婦情重一至於此，這若是空費許多心血，吳公不能復生，這個打擊受的可太大了，上天如果有知，鑒他們這份赤誠，也放吳公復生吧，痴想了許久，夜深露涼，此行不虛，已見所未聞，便生歸念，輕輕跳牆而出，覺得自己的腳踏車，往城內而行，無奈天氣陰得很沉只有車燈照見的五尺遠，山路不平焉敢快走，推車走了許多路，好容易到了汽車路，上車可以快行了，天又濛濛降下雨來，越走車輪越重，來到西直門時，衣服已竟濕透，喚開城門，到分

紙取下那封信，時用紙包着收入衣袋，走入房內看時，三間房一明兩暗，東間是良才的臥室，掀簾走進去見靠南窗一舖炕，垂着大紅洋綢帳子，將帳子掛起，見符恩本頭向東腳向西橫在炕上，滿面笑容異常得意之狀，向他身上細看，見弩傷正在右股，確係毒弩無疑，再向尸體旁邊細看，並不見那枚毒針，尋了半晌，了由床邊地下尋得，想係女人着衣下炕時帶下去的，看罷便命傑才去將那女僕秦媽喚來，傑才去了少時，見那女僕戰戰兢兢的走入屋內，李智道「你急速將符本來的貼身衣服給他穿上，快些去穿」秦媽見偵探長神色具厲，不敢遲延，只得由一邊取過給他穿好，又繫了褲帶，穿好襪子，李智又命速將被褥折疊收起，他只得如命收起，李智又命給尸體放一個枕頭下，又命取一套鴉片烟具放在尸體面前，都按排好了，才對他說道「少爺不在家，引姦入室都是你這度娘，我爲吳公館的名譽打算，給你出此主意，你若將真情洩露出去，這條人命，拿你實問你，說昨夜少爺不在家，少奶奶害怕，自己跑到小姐房中去睡了，這院只剩你一個人，你也害怕，找別人來作伴怕找不來，就去找表少爺，正趕上他肚子疼，你就請他到這屋來吸鴉片烟，他過來吸了幾口烟肚痛好了，外面就下起雨來，你怕走了無人作伴，就請他睡在這屋不要走，他答應了，叫你回西屋去睡，他一個人還是燒烟，也不知甚麼時候被何人害死了，今朝你起床過來看他醒未醒，見他向你，和他說話也不言語，用手一推已竟死了，所以忙跑過去稟知你們少奶奶，小姐叫報告偵探長，你才去給我掛電話，這一篇話你會不會說」秦媽道「我會說，您放心吧，我決不對別人說」李智取了那枚毒針，用紙包好收起來，與

罪，我說我姐妹二人，並不是劉少爺六禮聘訂的婚姻，也不是化金錢買的婢妾，仗着勢力，強迫我二人作他的妾，如同搶掠的一樣，害了我妹妹一家的性命還不算，又折散我妹妹夫妻兩離，你們黨人是應該這樣作嗎，況且我妹妹的本夫尤志堅也是黨人，黨首爲甚麼裝糊塗，不替尤志堅說理，志堅無奈才奴顏婢膝的求得劉家父子歡心，每天得與其妻見面，心也太苦了，被劉少爺看破，又殺死尤志堅，請問黨首爲何還不管，是不是恭敬他父子有財有勢，甚麼事他們都可以任意而爲，吾姐妹與劉業博脫離關係，是法院判准的，我們又不在黨，行動有我們的自由，黨裏無權管我，劉少爺並不拿我們當親近人，你們黨中的事，他豈肯對我們說，叫我們洩漏甚麼，這事我也明白，想必有壞忘八蛋，看我姐妹軟弱無親人，可以欺負，和黨首說我們的壞話，羊先生您既來了，就請回去對黨首說，若想像着黨的勢力，殺我姐妹或欺負我姐妹，講不了對不起，我姐妹要到官衙告狀，請求衙門保護，羊先生您就是證人，羊俊說道，二爺亦並非要殺你二人，派我來和你商量，你們早先嫁的是黨人，現在另嫁別人，黨中太不利，你二位若肯仍舊嫁給黨人，不但二爺放了心，不久劉少爺出獄，亦不能和你們爲仇了，否則劉少爺也不能讓你們善罷甘休，請你們二位細想想，二爺雖是爲黨，也是爲的二位平安，免得出了事，又說黨人不好，我被逼無奈，只得應允，自己願嫁阿喜，我喜妹病重，還嫁不到嫁人，馬阿喜次日便將我接到三里河去，那一夜馬阿喜走後我爲了保護喜妹，每天和黨人們在一處鬼混，也想要打聽黨首在何處住，替社會除去這一害，近日由南京來了黨人十數名，都是祿字的羽翼，我跟

呼偵探長，李智忙應了一聲，上面的說道「我是珠媛，請快上來吧」說着便垂下一匹白布，李智大喜說道「他沒有力氣提你二位同上，我先上去，你們將布的這一端，繫在腰中，我好向上提，說罷便手挽白布似猴子一般的快，轉眼爬至窗口，由那玻璃空處爬上去，才緩過一口氣來，忙伏窗問道「拴好了麼」英才道「拴好了」李智忙一把一把的向上提，將英才提上來，又垂下布去，曉珠道「您扯住就成，我自己能上，便緩布而上，李智仍舊一把一把的向上提，曉珠也上來了，三人同聲嘆一口氣，李智一面捲布，給他三人介紹，英才謝了相救之惠，曉珠道「請問姐姐怎知我三人陷在此中，前來相救，珠媛道「我就住在這東院的樓上，聽朱先生說偵探長被困在此，所以我來援助」曉珠笑道「您就是朱家那位女客呀，我住在樓下，他們都叫我馬大嫂」二人笑起來，李智已將布捲好說道「在此談話危險，快躲開此處吧，珠老板你的屋子住在那裡，珠媛道「就是這東院的樓上，屋內不便請你們進去，走到樓外走廊說幾句話，您就請回去吧」四人匆匆來至樓房邊，珠媛道「我也叫馬大嫂吧，您同我上，廊裏面來，誰看見也不妨事，請李先生二位在此站一會兒，我說幾句話您就走罷」說着話曉珠已跳上走廊，將珠媛也扯上去，李智道「家裏還掛了天燈怎麼跑到此處來了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呀」，珠媛嘆一口氣說道「這是朱根盛的家，他哥哥名叫根榮，現開星光公寓，朱根盛在上海一家外國公司內作事，和我很要好，原要娶我作正室，因為我娘要錢太多，他辦不到，只得罷了，去年秋天他也到北京來了，想要在外交謀個差事，在新世界我遇見他，舊情仍在，我愛他人物漂亮，溫存謙和，又會

箸，問道三小姐在那屋去吃，別人都不吃了，英才道「給我放在茶几上就可以」良才傑才請李智入座，兄弟二人下首相陪，良才道「家中又無外人，三妹何妨同席」只說了一句，見英才欣然走過來，良才心中會意，少時酒菜上來，一面吃着酒開談家常，良才便問李智，原籍都有何人，李智道「父母雙亡，終鮮兄弟，家中並無一人，只我獨身在外」良才偷看英才時，見他面色一紅，暗自點頭，曉得女孩兒家的心事，待稟明庶母，求老人家爲他主婚，口中却與李智談些閒話，吃完了酒飯，撤下去吃茶，天色已將明亮，便請李智在客廳中休息片時，不必回寓，李智也不推辭，坐一會兒，各自去休息，李智便在客廳鐵床上睡了，一覺醒來，天已八點，忙起來着衣下床，彭長祥進來服侍嗽洗，見嗽口盥兒牙刷等都是新的，李智深感良才周到，嗽洗以畢，見慧兒小姐弟兩個，來問早安，極其彬彬有禮，少時良才傑才一同進來，問過早安，便命開早點心，李智還不餓盛情難却，喝了兩碗煮飯米粥，吃兩塊點心，嗽過口喝一杯茶，便要上班去，見吳家的車夫進來說道「車已放在門外，李老爺何時走呀」良才道「請坐家裡的車去吧，比雇的車還快些，去遲了小心就悞公事」李智點頭走出來，良才送到二門，被李智攔住，良才也不再客氣，李智走出大門，上了包車，車夫拉起飛一般的跑去，少時就來到警廳，在門前下車，李智取一塊錢賞給車夫，車夫笑道「今天這是頭一次，您賞我我就領，以後求您別再賞錢了，我何時斷了錢，我再求您不是一樣嗎」說着接過錢去，行了一個禮，又問幾點鐘下班，我好來接，李智道「不必來接，我若去時隨便雇輛車就去了」車夫道「不接您來成嗎，少爺是這

的，芮二爺滿不在乎，可得是咱們這樣的真朋友，店裡那些碎吹，咱們不犯和他們一塊兒走說話是北
京口音，李智便想起曉珠說給他說壞的兩個小子。大約就是這二人，他們對面坐着一個細脖子尖頭的瘦
子，又一個一隻眼的天津人，聽他們談的，一句正話也沒有，忽見一人側着雙肩走入，他五人都立起
身來，喊羊三爺，那人到那張桌上坐下，姓芮的那個麻子就張羅着換茶葉，又叫端瓜子兒，細看那人
俊三旬年紀，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，左肩高右肩低，想必就是那個職司羊俊，那山東人說道「這時不
有，俺心思你老不肯到這地方來呢」羊俊道「少德你不知道，到南京誰不是在茶館裏坐着，有甚麼事
大約在茶館裏講，茶館裏甚麼樣的身分之人都有，下茶館有何妨碍呢，今天是有一些要緊事，不然我
道來了」天津人道「你老見着二爺嗎，有麻事請你老賞個信兒，我們幾個人就全仗你老照應了」羊的
就「說遠了，咱們弟兄都是自己人，捧着一個飯碗吃，還談得到照應嗎，但凡我能進言的，我無不的
客」五人同時都眉開眼笑的向他致謝此時另一張桌上，一個南京人正談柳大俠的故事，談得津津爲
早力，繪聲繪色的一說：更顯得熱鬧動人，一些人的精神都被他吸引了去，誰也不高聲談話了，都靜
來味聽他講，他說道「柳大俠有一次渡江，上船給了船錢，船上的老大還等客人不肯開船，直到渡江
都人坐滿一船，柳大俠已等得不耐煩，船開了因爲人多船重，行得很慢，半個鐘頭還沒有到江心，柳
俠急了，在船上一腳，就飛到南岸去了，船客們覺着小船微一盪漾，船上就少了一個人，說他落在
湯子江內，又不見他向下跳，也未聽得水響，大家亂猜疑許久，船到南岸攔岸，大家下船，見他坐在

李化略提了提，他沒言語，明天我和他借借看吧，房東來了就支他兩天」李智聽了暗想黨中必是買甚麼，牛行方給辦，並無多大關係，便不再聽，越牆出來向回走，心中暗想黨中買甚麼要找外國人買呢，普通的物品，決不找英國人買，大概是買手槍吧，近日黨人屢次失敗，損失手槍不少，新來的這些黨人也沒有槍，一定是買手槍了，只不知這英國人叫何名，車夫小崔住在何處也不知道，須得設法偵察，若能偵察明白，在他交貨時，剽了他這一批手槍，也是釜底抽薪之法，一面想着回到寓所休息，次日上班時，便到隊員宿舍中，和眾隊員說，有一個給英國人拉包車的車夫小崔。從前住在南池子，現在搬沒搬不知道，誰認識拉洋人的車夫，設法打聽明白，小崔家住何處，他的主人英國人叫何名住在何處，探明報告，隊員們答應了，李智回到辦公室，辦幾件公事，命用看家不要出去。若有急事，可到東四牌樓四條胡同一帶去尋找，自己化妝而出，來到四號胡同，在一百二十六號附近徘徊，却不見有何異狀，從十二點守到下午四點，才見李化苗方清二人走進院去，便閉了街門，李智忙到門前，由門隙窺探，見他二人直入上房屋內，便閃在一傍，少時見牛行方來了，扣動門環，那上房的小姑娘來給開門，進去之後，仍閉了門，又過些時，見芮美羊俊二人來扣門，小姑娘開門放入，仍閉了門，一直守候到七點多鐘，才見牛行方走出來，那幾個人却永不見出來，到十點已過，李智四顧見無行人，便越牆入院，到上房窗外窺探，只有老夫婦和四個孩子，並不見羊俊李化等四人，忽聽門環扣動聲，西廂房的一個女人去開門，李智便閃在西廂房牆角邊，見進來二人，那女人閉了門也隨後走

可憐情形，應當密秘偵察，今日下午三時以後，我到四條胡同去，到時你們四人中可以分出一人，到四條去，我指給你們李化苗方清羊俊芮美牛行方等，去二人也可以，認識之後，以便偵探他們的一切。若見牛行方和一拉白用車的車夫，一處行動，要注意那車夫住在何處，他叫小崔，是給英國人拉包車的，若能探知那英國人的姓名住址尤妙，四人領命而去，到下午三點，李智來至四條胡同，見史有聲于守訓二人在此，見面之後，彼此會意，都在那近處徘徊，等了些時，見牛行方先走入一百二十六號院內，過些時才見芮美李化苗方清三個人一同來到，進院之後，仍閉了門，又待半晌，見羊俊同一個面色黃瘦的矮子，也進院去，李智一一指告他二人，然後命二人分開，一個在四條監視，一個到五條二十五六號兩院門外去監視，對於這個院子出入之人，都要注意，明日報告，囑付以畢，自己仍回警所，見隊員德明進來報告，說那車夫小崔，現在仍住在南池子二百四十號，他拉包車的主兒名馬古是一個販賣古玩的英國商人，住在東交民巷四百五十號，李智聽了甚喜，口頭上獎勵了幾句，那隊員退出，是夜李智便到南池子二百四十號，見是一個大雜院，十四五間房，住着有十餘戶人家，各屋還沒睡，自己又不識小崔，正在躊躇忽聽院中一人喊道「小崔，下盤棋兒你小子有膽子嗎？聽緊靠街門那間房內，一人笑道「缺德，下盤棋還用膽子幹麼？」院中那人笑道「白下，我不哄孩子，掛上五吊錢的酒菜，輸了就拿，吃喝完了一睡，嘿，你還够多麼美，你有沒有這大膽？」屋中人笑道「你這小子是癡瘋了，想抓我給你開堂，五吊錢買甚麼的，給我叩個頭叫聲乾老子，我帶你上東來嚼吃一頓

車，見牛行方開付了來時的車錢，另坐一輛車隨同那自用車而去，李智暗笑他還要鬼，便尾隨於後，來到霞公府，停止了，小崔先提起大皮包，牛行方向前扣門，裏面那人開了門，牛行方匆匆付了車錢，一同走入，便閉了衙門，李智忙到門前山門隙內窺，見他們走進上房，便退至大道上運運招手，用勤等五人如飛而至，李智命兩名隊員守在門外，自己同王用勤先越牆而入，逕撲上房，見是一明兩暗的三間房，不知在那一間屋內，李智舉着手槍闖入東屋，用勤便闖入西屋，西廂房的匪人見有人闖入上房，喊一聲不好，便有二人拿着手槍隨後跑入東房，此時李智闖入東屋見皮包放在八仙桌上，桌上鋪着幾張報紙，牛行方及那瘦子還有一個高身量人，正在低着頭搜查手槍，一包一包的槍彈，還在皮包內未取出，李智不由縱聲大笑，小崔還嚇着以爲是本院的人，那三人一齊回頭來見是外人，一齊大驚失色，李智方要叫他們舉起手來，不料身後有二人同時說道「不要動，先拋了你的槍」那三人聽得是自己人的聲音，也哈哈的笑起來，李智此時不敢回頭，明知自己有接應在後，且延延片刻，又聽身後匪人道「你不拋槍，我要開」一語未畢，忽聽身後兩聲响，李智忙往旁邊一跳，轉面看時，見二名隊員已闖進，將二匪手中的手槍擊於地，屋內的三人空看着一堆手槍，無奈子彈不在槍內，乾着急沒辦法，二名隊員已取手槍給二匪帶上，見王用勤也帶着二人走過來笑道「大哥你看這是誰」李智道「他是鄒偉，又化妝作老翁，將這四個都綁上吧」用勤道「我也疑他是鄒偉」車夫小崔道「老爺這事不與我相干，您沒聽見我坐在這裏動都沒動，我是給英國人拉包車的，他叫我送客人來，我焉

的那件秘事，今日天氣如此好，夜間想必好月色，回城時也不致似前次那樣行走困難，盤算一回決意一往，下班時回到寓所用過晚飯，喝好了茶，見日光已漸崦嵫，便乘自轉車離開寓所，出了西直門，太陽已落，又走些時間頭看九城中雖已萬家燈火，但一輪皓月射地如銀，車行馬路上無異白晝，直至下了汽車路，鄉村道路，雖崎嶇不平，尚不覺難行，看手錶時，十點已過，山野中已萬籟無聲，李智來到無垢那菜園之外，仍覓一隱蔽地方藏了車，然後越牆入院，空着菜園行走，少頃來至院前。見廡門已閉，便越牆入院，向正房停放靈柩之處看時，心內不由一驚，見正房門關着那具棺木已竟不見心中暗自想道，豈非真正復生了，看此形景，必已復生，天地間竟有這樣事，一面想着便來至正房走廊下，見東西屋皆有燈光，先到東屋窗外，藉紗窗向內看時，見靠東牆放着一張八仙桌，桌上擺着棋盤，桌南首坐着一蒼頭白髮之道士，手拈棋子沉思着棋，桌北首坐着一人，白髮飄酒面色紅潤，也手拈棋子沉吟，靠北窗坐着尹孝，手拿一本書低頭自看，再向桌北首那老翁的面上一仔細看時，不看則已，這一看險些使李智失聲呼異，原來那着棋者就是已死多日，躺在棺材裏喝酒行人工呼吸，又有人相伴同眠的吳公禹九，在他生前李智雖未見過面，但他的像片及他的尸體，李智是見過多少次了，今天忽見他坐在那裏下棋，如何能不驚異，在這驚愕之際，精神略一失，脚步微重一些，已被室內人覺察，見他忽然抬頭向窗外問道「外邊是那一位，有事何妨請到屋內」尹孝此時躡身而出，李智閃避不及，便不再避，應聲說道「小子李智在此，老大人若允許進謁，容小子入內拜見」此時尹孝已來至榻

我這老眼無花，死了也比他們活着明白，老夫今日見您的面，真是我平生第一件快心之事，似這種兩救吾女，再造吾家，極力保護，還是有道識卓見義氣凌霄之人，能作得到的，雖屬難能可貴，也還有人可以企及，惟有對於犬子良才，李先生竟會不動聲色潛移默化，使此自私自利習與性成的下流種子一旦翻然改悟，悔其前非，一變而爲善人，老夫真是五體投地佩服之至，這種化導之功，非聖賢學問不克臻此，他分居嫡長，正是寒舍的要緊人，因爲他以前種種行爲，使老夫不能輕拋幼子幼孫而去，他若早日改悔，和現在一樣，我何必爲死，已壽闋八秩還弄這把戲，難道真個希冀長生不老，老夫全家變故，出於此，然所死者非本宅之仇，即本宅之害，播弄雖由造物，措置實賴李先生，此種深恩厚惠難以言語表白，我們此後作一個忘年的姻頸交如何，李智拱手遜謝道：「老夫人過獎，晚生實不敢當，雖曾精刻棉薄，互助乃是人類應有之義務，況又是職務當爲，惡人逞私，終歸自斃，仰見尊府一片祥和，且氣化爲清光，亦老夫人深仁厚澤有以致之，晚生得以乘此機會，獲立微功，今蒙過獎實覺汗顏無地，老夫人爵齒德三者並尊，後生小子焉敢放肆，傲慢無理，近日和令少君盤桓，早已明訂班輩，敢請以通家子任禮侍老夫人左右，老夫人若不賜允許，那便是拒李智不堪入子任之列了，老仙長以爲然乎？」洪範道：「笑道：「李君慷慨，令人敬愛，語言懇切出乎至誠，禹九你就從直依他，免得互相謙遜，倒顯得不親密了。」吳公說道：「道兄也如此講法，三人占則從二人，我依你二位，只是老夫太也太妄自尊大了。」李智甚喜，立起身來重新以通家子任禮拜見，行禮以畢，吳公便命請夫人小姐，奚守愚去了少

託的相識律師，逼得我無路可走，只得弄些小玄虛，雖是小玄虛，亦非尋常人所能了解，智慧道德如李賢任者，更無第二人，便和車律師當着惡婦之面搗了一個鬼，却將重要之物秘藏，而遺書重託李賢任，在彼時我也知道是很冒昧的，生無一面之識，死後以此煩重事相託，迴出人情之外，但不知何故我的心靈却總相信李君必能不負我所託，您想這不是過去生中的前緣嗎，當我決意服藥之時，我用一紙簡單遺囑去試探惡婦，他竟悍然不顧我生死，決然說不管家事，我已試明他的蛇蝎之心，明知連遺紙簡單遺囑，也必被他藏匿，僞死之活，如何敢對他說，看他那居心，若知我是僞死，說不定他許會殘傷我的肢體，又不便和兒女輩說，反生許多阻碍，於是我便將遺骸及復生重任，委託與我的義子忠僕和洗塵三人，財產處分便重託與李賢任，既死之後，果然惡婦不遵我的遺言，毀棄遺囑還是小事，我的遺體幾乎爲他所毀，且立果報不爽，惡人死於毒弩，吾家的內奸，清除一部，而韋紀多仍包藏禍心，欲坐觀吾尸體腐爛，搜尋何首烏酒瓶，以絕我復生之路，又多方教唆符良才，力阻移靈，僞造證據欲陷吾兒於弑母大罪，幸經李賢任層層揭破，化險爲夷，惡人空作惡，不但一事無成，反逼迫的良才甘就李賢任之範，我真是託天之幸，此次之死，凡我所託者，皆一一作到我所希望之目的，尤以李賢任竟作到我所不敢希望之地步，復生之後，子女輩詳述經過，使我對李賢任感激涕零，今日晤對如何不喜，遺兄您說這是不是前緣」洪範道人笑道「李君乃不世出之才，其生也必有所自來，豈止您二位是前緣，連貧道也與李君於過去生中曾結善緣，今晚一會，不但您高興，我也欣慰之至」李智聽他

家都覺掃興。今天有人作東道，請您作首席，還得避興避一夜，魏二爺說託您的事，至今無音信，他好像很着急，我知道他是爲的珠媛，因恐有關係，我也沒對他說，今天這飯局，萬不能不去吧。」李智道：「這種酒宴徵逐是毫無意味的，乘着酒興跑到八埭去亂逛，乃是有錢的統統子弟所事事，消磨光陰的樂境，豈是我們這樣人所當爲，雖然逢場作戲，終覺興味索然，不知今日是誰作主人，但能辭謝，我還想不去。」用勤道：「請帖已發來了，您沒看見嗎，主人是史南明及他們櫃上，前頭的幾個人，知單上您是首席，那怎好意思辭謝呢？」智智道：「你說的也是，被請爲首席的，是不辭謝，不過我還有事，今夜只好就擱吧。」用勤道：「昨夜您到底往那兒去了，今天又說有事，不知有何事，可以對我說嗎？」李智笑道：「有甚麼不可以，我昨夜往西山走一蹓，見一個人頗似福字的形迹，所以我今晚還想去偵察一次。」用勤道：「福字來北京也是無用，那天我到拘留裏和鄭偉閒說話，我說你們不到北京來，那兒會攤上這場官司，在南京好好的，爲甚麼偏跑到北京來鬧？」他說該着倒霉，祿字若不叫我們來，誰跑到北京來作甚麼，都是黨友們亂鬧，說李偵探長在北京宣言，非將我們這一黨取緩不可，二爺一怒而來，我們焉敢違抗，只好跟來倒霉而已。」我說偵探長何曾有過這句話，像你們這種胡鬧法，慢慢的還不得都進大獄，祿字失敗之後，福字又該到北京來，還不知有多少黨友被拉入渾水，陷身於圈套之中哪？」鄭偉搖頭道：「福字來也不能作事，他是道德人，和誰都極謙和，在南方我們若作一點小事，被他知道，他勸了又勸說了又說，千叮萬囑以後不許再作這些犯法事，我聽老黨友們講，這些年也沒

來他對那人考察明白之後，方有一定主意，請你不必爲他憂心，自己養養神也好。」魏紹武聽罷長嘆一聲，自維護花無力，只索罷休，此刻客已陸續到齊，調開桌椅，相請入席，共是四席，賓主約有三十六七八人，謙謙讓讓入席之後，斟酒佈菜，亂了一陣，條子也來到，談笑暢飲十分歡洽，到十點才散席，魏紹武下其新滿勿盈等幾個人，拉着李智要去逛逛，用勤也從速着，因爲人太多，只好分開走，李智隨着他們到石頭胡同，班子門前車水馬龍，唱手們一個個妝飾得嬌花媚，打了幾個茶圍，天已將十二點，李智因昨夜未得睡好，便想要告辭，回寓休息，魏九多拉着不放，定要李智去瞧瞧他的可意人兒，李智不便固却，隨着他們來到魏雲書齋，魏九多向熟人兒叫琴韻，應酬客人到這落落大文，生得也頗美麗，李智免不了世故，畧加誇讚，魏九多迷迷着笑臉，手捻小鬚十分得意，李智此時已是九城馳名的人物，琴韻聽說這位就是偵探長，自然也竭力歡迎，開砲香烟切西瓜，端鮮蟹鬧個不已，魏九多更覺喜歡，手拍琴韻的肩頭笑道「這幾天日子好些嗎？」琴韻笑道「說話勉強可以高點聲，唱頭藝兒還不成，李老爺頭一次光顧，應該伺候一段兒才對，這太對不起，求李老爺多包涵。」李智笑道「何在一時，幾時嗓子痊癒，再聽也不爲遲。」滿勿盈道「我就喜歡聽琴韻娓娓清談，比聽他唱還有意思，琴韻道「滿二爺總好過獎人，使人怪難爲情的，可是近日新到一位詩妓，您幾位沒去訪訪嗎？」作人笑道「我們也不是老夫子，訪詩妓作甚麼，倘若見面他就五個字一落兒，或七個字一落兒念叨出來，叫我們回答甚麼？」下其新笑道「怕甚麼，就回答他一六八七五，不是也五個字一落兒嗎？」天家聽

住着僕人陶二」一面說着走進屋來，地下全鋪地板，也不易看出蹤跡，到南屋見靠西北放一張木床，掛着夏布的帳子，看行李鋪蓋，是已竟睡下許久了。又起來的痕跡，靠西牆木架上，放一個鐵箱，鎖孔上面還插着鑰匙，箱蓋上平鋪着一層浮土，李觀察道：「這便是裝款的鐵箱，開閉時必有幾個响兒。」李智掀起箱蓋，見裡面堆着幾本帳簿，還有幾錢票，數了數不到三千元，另一小木匣內裝着些小錢票銅子兒等，李智看罷蓋上箱蓋，見靠南窗放着一張公事桌，便去開抽屜看時，裏邊也有兩本帳簿，仔細將兩件等細看，毫無所得，便道那一個屍體在何處，請領我去瞧瞧，李觀察引領又來到上房，由客廳門外走入北面的門內，再向東拐，進入兩重門，見靠北窗一張大木床，垂着湖色紗帳，已掀起半邊掛在帳鉤上，床上綉被花枕都折疊在一邊，一份布衾上面仰臥着一個胖婦人，年約三旬以上，赤身露體笑嘻嘻死在那裡，李智一見心內一驚，却讓李觀察說道：「這是小妾的臥房，夜昨沒在家，這僕婦老殷不知爲何跑到此處來睡，死在這裡，身上還沒有傷，您看奇怪否？」李智且不回答，先向北窗細看，結果見窗紗壞了一塊，再細看那女屍，見他兩臂展頭向東脚向西，雙腿彎曲着仰臥在床上，這姿勢很不雅觀。在他右肩頭發見一點灼胡的黑點兒，是黨匪毒藥所射無疑，將他下體蓋的狹被揭開略看一看，知道又是一個風流鬼，便在他身旁細尋。結果尋得那枚毒藥針，取紙包好收起，轉面說道：「勘驗已畢，此案異常複雜，尊府中之人皆須詢問，署長請回署治公，留幾位警士在此，監視着不准本宅人等亂走，我自己慢之的問吧。」署長見說便告辭而去，李智仍向李觀察來到客廳，命僕人退出，李智道：

絡，並未想到此黨壞到這步田地，我雖入黨，並未藉黨內的勢力而升官晉級，那時家叔正握軍符，黨友們給我力之處很多，也算爲黨出過力，近年他們越鬧越壞，動不動就講罰若干黨費，再不然就去收底，重一重就講除名，因他們鬧得太不像，所以我也就不和他們親近，凡黨友們之事，一概不管，在嶺南時，有一個黨友名叫任太微的，他假借名義到處招搖撞騙，賍款達六七千元之多，被我不查，捉進衙門，重打一頓，押入監牢，監禁一年多，有一位老黨友再三替他求情，才將他釋放，近日他隨祿字來到北京，半月之前在一個朋友家，遇到一處，小子見了我，憤恨之意溢於言表，因在朋友家中，我也沒理他，這小子竟向祿字進讒，祿字也是渾蛋，聽信他的謠言，輕之給我加上叛黨二字，罰我十萬元充會費，給我寄來一封恫嚇信，我見了信不由不怒，這叛黨二字怎講，我自認是叛黨的行爲，難道也和莫須有三字一樣，豈非太無道理，我作官既未受過黨人的援助，爲何竟就只得感給黨入，難道我一家老幼就不生活了，誰有多少錢，十萬八萬的罰，黨首隨便一說就罰。這還成個甚麼黨，我見他那信上面寫着，要我答覆，覆信插在我家大門縫內即可，我一怒之下，便寫一封信，大意就是我說的這意思，語句比這個嚴厲得多，最後我聲明與黨脫離，從此以後不必以黨友待我，我對友黨們也不接待，這封信放在門隙中，命家人暗中窺查，果然是任太微那小子，來此取去，因爲那小子的像貌容易認，很尖的一個長下頰，正在下頰尖上生着銅錢大的一塊紫痣，痣上面還生着十餘莖黃髮，頭頂心也有一塊痣却是白色，痣上面生着兩頭髮也是白色，下人們所以都認識他，趙世祿見了我的

信，才派人來殺小妾威嚇我好納罰款，宗兄您這猜測，是半點不錯，只搶去三萬元恐他不能滿足，再來個第二次也未可知」李智搖頭道「申先生之死，及丟失這三萬元，究竟是否黨人所爲，現在還未察明，待察明之後再講，尊府上除觀察之外，還有何人是黨員，請明以告我」李觀察道「只我一人，別無在黨者」李智點頭道「我們再去繼續偵察」二人同到後院，見種着許多草花青菜，靠北牆有一個大水坑，上面平鋪着一層青苔，坑邊上有兩個極顯明的脚印，李智取鉛筆及紙，摹畫了脚印，又沿着牆根細看距東北牆不遠處，發見足跡，看樹幹上也有人上樹的痕跡，循着那足跡直到正房東屋北窗下，李智指着說道「這是黨人一來一往的足跡，他並未拐彎，也沒到前院去，前院之賊乃是一人，請您領着我各屋都察看一番，再問問他們昨夜聽得甚麼響啊」李觀察點頭，領着李智先到上房最西端的一間房內，見是一間佛堂只多一份床帳，李旭初立起讓坐，李觀察介紹以畢，李智坐下說道「您每天晚間用工夫，大約都在何時休息」李旭初道「子時工坐完之後，也就該睡了，大約至遲也到不了二點鐘，便已熟睡，昨夜我睡的以前，院內絲毫響動也沒有，正睡着急聽槍响，將我驚醒，接着又聽一聲銃响，我忙起來，開門走出去，高聲喊叫僕人，喊了半天，才見車夫由門房跑出來，反問我那裏銃响，燃着就見大光和他姑丈及查三由東廂房走出來，也問我那裏銃响，最後才見舅老爺走出來，他說聽着聲音是在南邊，僕人陶二由上房走出來，說賊人大概都在後院，我說家中人都在此，只缺申先生一人，先到西廂房瞧瞧去吧，告訴他們不許前後院亂跑，我們便到帳房，見先生不在屋，鐵廂開着我忙去敲

長久放在此處，底兒着地的痕跡，又由床下得他一雙鞋，也將底樣摹到紙上，又開他的箱子，見裏面全是衣服，有一個帆布小手提包放在箱內，打開看時，忽然一股「依的兒」氣味撲鼻，這小提包內，除了十餘張女人照片，就是一條一條手絹兒，另有一個小瓶盛着一些「依的兒」，李智看罷仍給蓋好，更喊陶二，陶二過來，李智手指床下問道「往日這床底下都放一些甚麼器皿」陶二道「床下沒放甚麼」李智將那圓印兒指給他看，他想了半天才笑道「我想起來了，這是一個磁小罐兒，舅老爺說，在罐內放入一些甚麼藥，能避蚊子白蛉，每天放在此處，今天不知他又拿到那裏去了」李智道「你再想想，這床下以及這屋內還缺少何物」陶二一面東瞧西望，手裏向床下翻動，忽然說道「打乒乓球兒的網子也不見了」李智含笑點頭，見他又細尋許久道「別的都不缺少」李智道「你仍舊在南屋看守鐵箱，不要到客廳去了」陶二領命仍到南屋，李智道「咱們到東廂房去看看」李觀察陪着來到東廂房，走入南屋，見他主僕三人都在屋內，李觀察道「這是舍妹丈張伴竹，寫得一筆好小楷，擅長尺牘，一向隨任替我專辦書啓，這是犬子大光，這是僕人查三，他三人睡在這屋的」李智坐下說道「關於申先生之人品及其近日有何異」，並昨夜鎗响之前，三位曾聽得甚麼動靜，請隨便談談」張伴竹道「申君之爲人，論能力是長於經綸，他有鐵盤的雅號，打一過決不會錯，論人品是極忠於主人，惟對於處同人交朋友上，他是一路不通，不知分別事情輕重人位賢愚，他是一例相看，極容易得罪人，近日他時常說有鬼，大光偏不信，在外面半夜裏蹲着等候看鬼，那兒有鬼，他却只管害怕，究不知是何道理，大光道

加閉門，昨夜存着鉅款，豈有門戶不格外嚴緊之理，第二三面的窗都閉着未動，賊人由何處進的屋，第三賊人怎知昨夜帳房有三萬塊錢，而只取大宗不拿零數，難道說他還嫌多，第四鑰匙在申先生身上拴着，賊人如何知道，那鑰匙怎會到在賊人手內，乘申先生睡熟，輕之解下還可以，鑰匙的絲繩是揪斷的痕跡，有到人腰中撈揪鑰匙的賊嗎。第五賊人開箱驚醒申先生，他自然是先開鎗打賊，繼之以喊叫衆人援應，萬無賊人在前跑他提着鎗在後追，一聲不喊追到南窗才向天，放鎗之理，第六假如果是賊，他必然手中無鎗，申先生打他一鎗，他情急冒險返身從鎗奪過鎗去，一鎗打死申先生，這種道理倒是有，但申先生放鎗之後，賊人奪鎗兩個人必須經過一番激烈爭奪，申先生在此時還不喊人救援，已無是理，賊人奪過鎗去打死申先生，這第二鎗和第一鎗，至少也有兩三分鐘，大家聽見的二槍是連着放的聲音，可見決非賊人所爲，第七賊人打死申先生必攜鎗而逃才是理，豈肯將鎗拋在尸旁，第八我環顧前院院牆，積土絲毫未動，墻根下的青苔也完整，並無人踐踏，大門閉着，請問賊人由何處進來的，又由何處逃走的，由於這幾條理由，可斷定決非外來之賊，後院確是外來之賊，但他的踪跡並未到前院來，他行刺的時間，大約是和前院同時，行刺之後急忙逃走，與前院之賊不相干，乃是兩件事，殺申先生奪取三萬現款的人是誰，不用我說，觀察和大家想也明白吧。李智講完這篇話，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的都向貝永欣注視，李觀察說道「貝永欣這件事是你作的嗎」見貝永欣瞪着凶狠的二目，將胸脯一腆說道「他胡說八道，申先生死與我有何關係，你們當偵探長的就該會平空捏造

邊三間分居三個小妾，僕婦老于專服侍賤內及大小妾，侍女春裳專服侍第二第三兩名小妾，各住在其主人房內，道明就宿在東廂的這間屋內，北一間內弟曹炳居住，僕人卞有才宿在外屋，服侍他二位，劉振武同牛二宿在門房，老范宿在東廂廚房裡屋，昨夜睡夢中忽聽一個大响動，將我驚醒，見屋門的玻璃被擊碎一塊，伸進一支手來，摸屋門上的鐵門門，是要開門，我情知不好，忙翻身起來去摘手槍，賤內爬起隨手拿起一把剪子，跳下地去用剪子亂扎那賊開門的手，將手扎破血流下來，那賊急了才隔着玻璃開鎗，將賤內打死，此時我的槍雖已到手，但裡面的子彈不知何時全退出去了，一粒也沒有，子彈放在何處我又不知道，倉卒間那裡去找，我顧不得看賤內，忙跑進佛堂裡去，緊閉了門，那門是厚木的極堅固，賊人已將屋門弄開，又去攻佛堂的門，攻了半晌未攻開，便在各屋肆意搜翻，我高聲大呼家人無一應者，直至賊人走後，門房劉振武才到上房來，說賊人已走，看賤內時，已不能救，所存現款二萬三千多元全被搶去，此外賤內及三個小妾的私蓄也有七八千元，金珠首飾全部被搶，衣服却一件未動，賊人走後我跑到各屋將家中人喊醒，一個個都喝得濫醉還未醒酒，只有一個劉振武是清醒人，我便命他到附近派出所去報告警察，那時已到五點半鐘，不多時署長來到隨後您也來了，這就是今夜的經過」李智道「賊人共有幾人，在此搜翻約有多少時間，賊人面目語言有無特徵，是否是三星黨匪人所爲呢」王師長道「先往西屋去攻佛堂的門是二名，到小妾屋中持槍威嚇是一名，大約只有四名，他們在此延滯至多不過二十分鐘，賊人的面目我全沒瞧見，少時間小妾他們吧，

啊。我想起來了，打死賤內的那賊，他於伸進左手去開門，手背被剪子扎傷，左手小指乃是半截的，至少也缺一個骨節兒，若說是趙世祿使人所爲，我也有些疑心，只因沒有證據不便亂說」李智點頭道：「如此說賊人來時定在五點以前四點半以後」王師長道：「大約他們來時，一定是在四點四十五分之間吧，在此停留不及二十分鐘，賊人走後劉振武過上房來，我二人看視賤內就悞少頃，我到東廂房喚醒他們，就悞的工夫雖大一些，但也不過十數分鐘，又到門房喊醒牛二，回來看錶才五點半鐘」李智點點頭，此刻天已大明，便先到院內檢察，並無遺跡，牆頭浮土毫未脫落，可見確是由門入仍由門出，便到上房察看，見是三間正房，東西各跨一間耳房，正房從當中開門，西邊一間南半部間壁作客廳，北半部及外屋之一部作臥房，房門玻璃破碎一塊，那一塊是槍彈射壞的，玻璃當中被槍彈射透一孔，炸之周圍均已炸裂，曹氏夫人尸橫門內，子彈由鼻穿貫腦而過，身穿貼身小衣，其狀甚慘，剪子尖上還有血仍在尸旁，西耳房是佛堂，東一間南半部爲二姨太吳氏臥房，北半部及外屋之一部爲大姨太崔氏臥房，南北二屋各設木板間壁，當中留出一條小胡同正對東耳房之門，東耳房乃三姨太所居，王師長領着李智各屋都走一遍，將其三妾一一介紹，李智先注意察看外屋房門，見是很堅固的雙扇門向外開，門之上下各有鐵鏈，若無人從內開門，這雙鐵鏈及門當中的橫鐵門，在外面絕弄不開，除去毀門絕進不來屋，便問道：「請問師長這門每夜關閉否」王道光道：「近日因有脫黨一事」我豈無戒心，平常我每夜臨睡時，都親自察看門鍵閉緊否，今夜焉能不看，我是在十一點以前睡的，臨睡察看門鍵確已閉

顯明的道理，黨匪胡爲不自近日始，您也不是最近才到京，若說潔身自愛，欲脫離，因不瞭解黨與黨員之關係，未敢公然脫離匪黨，近日報紙評論，始洞曉黨首黨友之關係，始敢聲明退出黨外，這還是情理，您方才說，沒甚麼不過因爲他們太胡鬧，怕跟着淌渾水才聲明脫黨，若說惡他們胡鬧，何以不早脫黨，若講怕一渾水，作奸犯科是少數的匪人，而不是全體之黨員，少數黨友作犯法事，與普通黨員何干，有何渾水之可淌，這是您的飾詞，據我揣測，黨首必對您有如何的責望，或要求您去設法保釋被捕之人，或要求您助多數錢款爲會費，或以叛黨字樣加於您的身上，罰若干萬元，必有相當恫嚇言詞，您見事出常理之外，又因他等胡爲，才一怒而聲明脫黨，故匪首對您十分不滿意才派人來行刺下底，因爲倘若普通強盜，知道尊府上下六七個人，又都有槍，決不敢三四個人搶來，內中還有許多曖昧不明的情事，內外勾連必爲黨匪無疑，他們之目的在尊駕，太太之死乃剪子刺傷彼手一怒所致，初不料您躲入佛堂，佛堂門又那等堅固嚴密，才下底而去，我有許多話必須請問您方可明白，您如此無誠意，我也不便細問了，只有照公事敷衍，破案既無把握，連這內外勾結，和您自身的危險也只好不負責任了。」王帥長道：「您這是想像之談，不能證明我的不協力不忠實。」李智笑道：「方才我調查尊寵的鞋時，因爲內中有極關重要之點，不得不詳加調查，否則我又沒有小腳辯，看一些小鞋作甚麼，因恐您誤會，才告知僕婦去說，與他本人有大關係故而調查，休要疑我輕薄，當侍女持着第二位如夫人的沾泥破鞋給我看時，我問他二姨太太每天都穿這雙鞋嗎，他回答是的，尊寵如果每天穿着沾泥的破鞋，

「這還叫甚麼公事，我不在乎，我……」李智望着王師長道：「尊寵如此胡鬧，請問您有力制止無力制止，若無力管束，我要照公事辦，別說不給您留體面。」王師長忙站起身來，拉着吳氏的手說道：「別給我丟人了，回你房內去吧。」吳氏將丈夫一推，大聲道：「二太太不走，放開我的使女我自然走，我到底看這公事是怎樣的厲害，和我來呀，欺負下人作甚麼？」王師長只搓手沒辦法，李智大怒說道：「師長既無力管束，我要按公事辦了。」王師長也是氣腦之際，便仍往一旁坐下，李智命兩名警士，一左一右將吳氏圍過來，叫好了不要叫他磕碰，警士早已氣得心跳，現在聽偵探長如此說，已明其意，二人向前將吳氏夾在當中，一個用力握着左膀，一個用力拉着右臂，向李智面前一站，吳氏想動一動也不能，聽李智道：「吳氏你昨天腳上穿的這雙黃緞花鞋哪裡去了，快去取來我看。」吳氏道：「鞋是太太的，我願意怎樣隨便，這叫他媽的甚麼公事，竟往女人腳下用心，不取來能將太太怎樣？」李智見老子立在外邊，便命老子到他屋中去找，老子答應去了，吳氏滿嘴不乾不淨的罵着，待了許久老子回來說沒尋着，箱中櫃中屋裏床下都尋遍了，並不見那一雙鞋，李智道：「吳氏，你若再不獻出那雙鞋來，我可要綁你了。」吳氏還是極蠻橫的罵着，李智道：「這婦人不要臉，將他上綁，說畢立起身來命老子隨着直奔吳氏之屋，又尋一遍果是沒有，便問春裳睡在何處，老子道：「在三姨太太房中，李智又到高氏房中，命老子將春裳的行李物件仔細檢看並無可疑，又檢看床下，先檢得一個手帕包着一個小匣匣兒內便是九顆子彈，高氏見了大驚道：「想不到這孩子竟敢作出如此事。」李智命再找，又由一些破

不許會見朋友，請吧」他四人無奈都到東廂房去，李智命一名警士去監守，又叫王師長雇一輛玻璃馬車，命二名警士監守着吳氏春裳，送往警察廳，將證物全帶着，少時車到逼着他主僕上車，吳氏還向王師長說他冤枉，要王師長念在夫妻情上，設法救他，警士推推擁擁的將他二人推上車去，李智即暗中對王師長說，叫他轉告王二爺及二僕對於曹炳要大家注意，王師長點頭會意，李智告辭回轉廳內，面見總監報告已畢，退下來便派一名隊員，率領二名警士到王宅去負監守及保護之責，又命對於曹炳嚴行監視，須防他脫逃等事，別人沒大關係，隊員領命去後，李智方得略爲休息，命差役去到曹炳叫飯館，從後半夜到過午，才得一飽，用勤道「這案愈出愈奇，女人也和黨匪勾結，以前還沒有過這樣事」李智道「女人不能隨意出入，怎會直接與黨匪勾結，其中必有仲介人明矣，我看那幾個人中誰曹炳的嫌疑大，不過他太狡猾，連一點兒證據也沒得到，所以暫時在他家軟禁，我要調查他的一切，調查明白再逮捕他，若用刑威嚇吳氏主僕，也似乎能說，我打算連他勾結的黨人一齊辦，寧可錯罰幾兒費些功夫去調查，我的理想總可以辦得到」王用勤道「莫要空費些氣力，結果真犯人還不是他，那可糟糕」李智搖手道「不會的，你細對我說，第一那曹炳已過三十歲，還油頭粉面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，世上原有一種好修飾的人，但不過適可而止，像他這種化妝，簡直是演劇的一般，男子若沒有戀愛的女人，極力修飾討女人的愛，決不能如此修飾，第二吳氏的形容態度，又正是一個淫婦，他二人可謂磁針相引，第三看王師長的爲人，是一個沒剛氣而依着女人之主張作事的人，他的太太必然有

相當的雄威，所以叫內弟代管款項，而這位太太亦是一位極顧母家之人，可以斷言，第四曹炳是黨人而又喜交結，必與黨人有連絡，王師長聲明脫黨時，他又不力阻苦勸，此非人情大可疑，第五他們原定計畫是打死王師長，陷害大姨大崔氏，叫他帶着通匪殺夫之罪，打死師長還罷了，陷害一個女人有何取意，我初以爲是因妬成仇，又想不對，還有一個比他得寵的三姨太太，若是因妬陷害就應加諸三姨太太高氏身上，而不能陷害崔氏了，仔細想方明白，三姨太年青初到王家不久，一切事與他沒關係，王師長死後，給幾個錢就打發走了，年深日久家事都知道除太太外，便屬這位大姨太，有他在家，奸夫淫婦的雙飛雙宿之目的，恐怕有阻碍，處分財產他也有權干涉，若沒有此人作梗，曹炳自能使他姐姐允許他娶吳氏，王師長的財產也全部歸了曹炳，所以才用此法陷害崔氏，第六曹炳在王宅是內親，比王道明都有勢力，他的生日因何不明作却瞞着上房的人，聚衆暢飲，我見他那屋有四噸山西汾酒，正是杏花村出的那好酒，那酒喝二兩就抵北京白干酒半斤，力量極大，喝時好喝，醉了就不輕，他備這樣好酒對付同人，喜飲好酒是喝酒人的同情，但他不知須要戒備嗎，不知那酒容易醉倒人嗎，可見他別有用心，第七只有一個劉振武喝酒少，醉得輕，就有一個賊人進去特意看着起，賊人怎知別人熟醉，劉振武未大醉呢，必有內奸勾結已是證明，由於這幾個理由，我判斷我的思想是不會錯誤，決不致於空費精神。王用勤點頭笑道：「您這一說我也明白了，但不知由何處入手調查呀？」李智道：「昨天究竟是否是曹炳的生日，若調查出來豈非第一有力證據？」王用勤道：「那個往那兒去調查去？」誰能

曉得」李智笑道「他有個朋友住在西廊下三十號，名叫方維城是在鹽務署充差的，他們換譜一定是新交不久，換譜必有金蘭譜，看看那金蘭譜可知他真實的生日了」王用勤跳起來笑道「有這樣湊巧的事，好極了」李智笑道「你先別忙着樂，內裏還有事，由他那金蘭譜上也可知以外的他的朋友姓名住址，我們再去調查他的朋友，蔓引絲牽的或者能知到王宅行劫的黨人，我的目標還是在黨人，你看這回我這個設想如何，用勤道「好極了，必能成功無疑，大哥咱們就照此進行，我看莫若咱兄弟二人去，直接拜會那姓方的，和他明說要看蘭譜，您說可以不可以」李智笑道「去是必得去，須看事作事，首先注意他手指，是否黨人，再定辦法才是一喝了一會茶，李智立起身來說，王用勤隨着來到的西廊下三十號，見是三間房獨門獨院，門首有門封方寓二字，便輕敲門環，裏面有人答應，少時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學生，問二位找誰，李智道「請問方維城在家嗎」學生道「家兄在家，二位貴姓」李王二人各取名刺遞與學生道「勞駕替說一聲，我兄弟二人有點小事，要面見方先生談談」學生一看名片，見是李偵探長和王隊長，便很恭敬的說道「原來是李先生，請到屋裏坐吧」讓李王走入院中，高聲說道「哥哥，李偵探長和王隊長來拜訪您來了」廳上房一人答應一聲迎出房門，將李王請入屋中落坐，學生將名刺遞給那人，那人看了便取名刺遞與李王二人，口中說道「這是兄弟我的名，以後求二位多指教」李王二人也謙遜着說客氣話，中暗注意的手指，却無紅星，方維城對李智表示景仰已久，並飲，之意，李智遜謝畢說道「今天我兄弟二人來得很冒昧，無故到尊府打攪實在不當」方維城笑道

策，不要說他的那些黨羽都沒來，便是也部叫來，他們在北京也要不開，究竟是大總統眼皮底下，事全比外省強，上海的那一套到北京簡直不成，用不了三天，全得歸拘留去，您說對不對」史某搖頭笑道「楊三爺不是二爺叫來的，人家到北京另有人家公事，聽說二爺在北京，他由上海到北京來，一半爲辦公事一半是看望二爺，現在濶起來了，團長階級，當軍械廠長，錢比團長可多得多了，五個團長也不如他一個人賺得多，手裏很充裕，這次的事若辦好了，不但能升旅長，還有發財的希望，他的公事是秘密的，所以不肯穿軍服，二爺說他來得正是機會，不但能幫他的大忙，而且我們黨友也都有極好的希望我聽那意思很機秘，也沒敢探聽，你們不要胡問亂問的，問他也不能講，還露着你們沒知識，那是何必呢，只要不和他打聽與二爺有何秘密事之外，說甚麼也沒關係，可是你們三爺今天沒來，不能出了意外呀，沒想法打聽打聽嗎」洪正方道「我二人也如此想，正在不放心，我天黑以後到我們老兄弟家裡去了一趟，正遇他事忙，昨天由天津回來的，今天晚車又走了，他走後不過半點鐘，我就到他家內去了，白跑一趟沒遇見，又不能直接到王宅去打聽，明天我打算另想別的方法，叫別人去探看一下子，您說對不對」史某道「有何法可想，叫誰去呢」洪正方道「我看姓賴的那茶房，滑眉刁嘴的是個精細人，我想一封信，叫茶房給三弟送去，要回信，自然就明白了」史某道「你一天不是罵這個茶房就是罵那個茶房，你叫他給送信去，若沒有別的關係，他自然得送，這又是有關系的信，順便還叫他看看風色，恐怕他不能忠心報國給你辦吧，依我說還不如叫你二弟和那茶房說，再多給他

走出屋來，見賴堂山西跨院溜過來，李智和賴堂仍退入十一號房內，將明天他們要叫賴堂去送信之事，對他說了，然後又教給他許多話，命將信送到廳裏或交王隊長，又告訴叫他走路時留神身後，有無尾隨之人，若有尾隨之人，就不必往廳裏去，你就上王宅去，面見隊員對他說明，將信交給他叫他給我送來，賴堂一一答應，李智越牆而出，自回寓所，次日上午，傍午時分派往王宅守護的隊員，呈上一封信，說是賴堂交給的，李智囑付他幾句話，仍命回去，笑對王用勤道：「這是一件極好的證據，用勤接過折開看畢笑道：「賊人們還以為他奸猾，字裏行間極力避免嫌疑，豈知越如此言詞閃爍，越惹人心疑。」李智笑道：「他們還是相信賴堂，否則又該使那空格通信法了。」王用勤道：「那法兒雖好，大約賊人也未必都會用。」李智道：「現在的賊與去年所捕獲之賊不同，他們雖不能全是知識分子，知識上的確比那些苦力式的黨匪高得多，你不可輕視他們，到現在我們還不知趙世祿身旁都是何種人物，像武蓮雄那一類的重要角色是誰。我們還不曉得，可見他們是狡猾之至。」正在說着，見賴堂笑嘻嘻的走進來，行禮畢說道：「多虧您叫我當心防備有人跟着，若不說就糟了，我自己不會有這個心眼兒，我拿着信出離公寓，原本打算坐車，一想倘若跟着不好辦，我就沒坐車，留神假裝東瞧西望的往後邊看，那姓洪的小子果然在我後邊跟着哪，他怕我看見，還躲躲藏藏的，我早他媽的瞧見他了，我簡直奔石叻胡同，到至王宅我敲門環兒，出來一個姓牛的，他將我領進院去，我怕有別人不便說話，我煩那位牛爺將偵探隊的老爺請到院子裏，我才得細對他說，信交給他了，我由王宅回到公寓，姓洪的那小子很客

低聲將沒關係的話對茶房說，不敢大聲不敢說有關係的話，你們想想對不對」更某點頭「您說得是理，那二個女人到底都是誰，這是極有關係的，若是那個小金蓮兒可就糟了」袁大頭笑道「我原指望瞧瞧那一個小脚娘兒們，看看是甚麼樣的美人兒，不想不叫我進上房，曹爺說在門房睡的沒喝多少酒，還不許我打罵，說也是黨友，我一想財物是他自己的，當然不能動，手槍是王師長的拿着也不算不義氣，我就得了兩支手槍，以外一個字兒也沒得」皮五道「回頭我帶去交給二爺，必能賞你二百塊」袁大頭笑道「您若給到我情願客請正方」我們三爺這事是真有點兒不好，五爺您有何妙法，給我們出個主意，別將我們三爺陷到坑裏去呀」皮五搖頭道「事已如此我有何法可想，同是黨友，難道我有法還能袖手不管，必得等你們問嗎」章必顯道「五爺三爺您二位若是沒辦法，我三弟就得挺着吃官司了，這事如調理人故意陷害人一樣，我們實在對不起三弟，實在想不出法兒來，只好找司空大爺去設法，不管他上天入地，也得救出我們三弟來」袁大頭道「對了，他若不說得那樣有把握，人家曹爺還不敢作，道兒都墊平了，就叫他一走，他還給弄砸了，還不如我們這小黨員中用，二爺偏派他，大職司得有大人能耐，才叫人服，曹爺若陷進去，連二爺都跟着落包涵，五爺三爺您二位說對不對」章必顯道「三弟的事，既是靠不住，危險面兒大，咱們別挺着了，趕緊找司空大爺請他設法吧」洪正道「皮五爺好容易來了，焉能不陪着五爺說話，此事也不是忙在一時的事」皮五道「以後我就天天來了，你們辦正事要緊，萬一他有法兒想，免得曹爺陷進去，這是何等重要之事，別因為閒白兒悞了正事，你們三位去吧」更某道「你們即

刻就去吧，我和賀劉二位陪着五爺，快去快回來，若有辦法，我們還等着聽喜信兒」他三人齊立起身來向皮五道慊走出房去，李智一拉用勤，二人悄悄走出屋來，越牆而出，少頃見他三人一同走出來。二人便尾隨於後，他才匆匆雇車說西單牌樓，李智也叫二輛人力車跟着走，見他們到西單牌樓邊北一家南紙店門外下車，扣南紙店的門，李王二人也下了車，到紙店前看時，門外橫匾大書裕豐南紙店五字，南首一個小胡同，二人便進入小胡同，一同攀住牆頂上了牆，又到房上向院內張望，見一人領着他三人到院內北房屋中，李王跳入院內，李智叫王用勤監視着恐有人來，自己溜到窗外，見立不住脚只得攀住房簷，將身橫在簷下，由窗上向屋內窺探，見一個前頂頭髮盡脫之人，坐在床上，細看臉面不到四旬的年紀，是一隻斜眼，雙眉似有如無，忽想起王師長說，持黨首之函，與他當面交涉的那人名叫司空喜，就是這個長像，椅上坐着一人年約四旬兩條弔客眉，一臉的紅色小疔疽，洪正方等三人靠東牆凳子上溜兒坐着，聽洪正方說曹炳危險，已有警察在王宅看守着，王宅的女人被袍逮捕到警察廳去兩名，不知是誰，求司空大爺急速設法救曹炳，倘若將他陷進坑去，我兄弟二人太對不起他」司空喜起初說設辦法，洪正方等三人，這個一套話那個一篇詞兒，將司空喜刁難住，弔客眉的那個人從旁解圍道，「出去辦事，誰不想漂漂亮亮的，到北京咱們人地生疎又不認識本人，難免錯誤，我在李道尹他家射死那僕婦不是錯誤嗎，我見綉花帳裏那女人盡興淫蕩，一定是李太太了，誰料到他是一個僕婦……」袁大頭道「駱大爺我攔你貴言，您那件事和這件不同，若不是咱們這方面說得堅固，人家